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
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
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
秃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偃檀偃檀嗣為乞佛熾盤所滅
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
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
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苾副相曰論苾扈莽各
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
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
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
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
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
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
秃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偃檀偃檀嗣為乞佛熾盤所滅
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
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
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苾副相曰論苾扈莽各
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
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
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
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

宗曆宗歲意
宗之世孫當王君
免王律皆有功
書賜吐蕃哥舒
翰拔石堡城
代法之際天子
去京輔流毒著
逾熾矣厚其知
太宗和親悞也
古曰非貽賜矣

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
山谷常冰地有寒厲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
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肖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
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氊韋以
赭塗面為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氊為槃凝麩
為盃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琴瑟金次
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
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麩麥蕎麥登豆其獸犛牛名
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為裘獨峰駝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
死葬為冢堅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為約其刑雖小罪必
抉目或刖劓以皮為鞭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內
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

俗重鬼右巫事獬羝為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
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毋拜子
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為甲門敗懦者垂
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為犬號再揖身止居父
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
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
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
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為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
時以麥熟為歲首其戲碁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為友五
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
衆木為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為牲三歲一大盟
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為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

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贊生葉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貨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

闕水道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蹙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辭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栢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氊罽統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竝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隕城陷陳指日凱旋雖雁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雁也臣謹治黃金爲鵝以獻其

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保高宗卽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詒長孫无忌曰天子初卽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賓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磴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盃金頗羅等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甚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鄯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爲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譙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

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爲疆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爲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干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竝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問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飢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決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

四鎮竝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
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自副出討吐蕃并護
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
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爲涼州
道行軍大總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
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
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
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罷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
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
能久而疆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
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
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韙其答然以仲琮非用
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
渾脩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
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
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
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
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久之
無功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敬玄爲洮河道
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
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雋州都督拓王奉益
發劔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
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
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輜藉而死者甚衆

乃引去敬玄僅脫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爲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卽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劔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迓其鄙俄爲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

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雋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使虜論欽陵欲拜已臨以兵不爲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普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武后時與蠻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閩溫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首皆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卽其部置葉州用皆插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

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竝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

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廷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僞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肅邊道大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

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積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侯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瘴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嚴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

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吏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尉良厚贊婆卽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踏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鄉導詔發劔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

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嵩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歔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空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

定境於河源丐左散騎常侍解琬泣盟帝令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辭未及定空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辭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峻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峻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齒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入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奐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彊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

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湔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旣堅定然不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善者舊與通聘卽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栝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

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廷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懼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奭請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奭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駝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奭豫遣謀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奭率秦川都督張景順約齊寤躡出青海西方水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疲弱濱海君奭縱兵俘

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奐不聽未幾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奐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會君奐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復城之嵩縱反間殺悉諾邏恭祿明年大將悉未朗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卽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

奮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党項交構二國故失懽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議盟事曩骨猶千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竝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咎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紆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鬪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讒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干

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
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
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
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
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祕書寫賜并遣工部尚
書李曷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
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
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
使者莽布支分諭劔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
使悉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治
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喻令
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
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
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
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卽共刑白犬盟而後悉撤障壁
虜畜牧被野明年僉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
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
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
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
軍希逸顧失信悒悒悵悵恨召拜河南尹旣而與惠琮俱見犬崇疑
而死誨亦及它誅蕭炅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
後王昱劔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
橋竝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劔南兵入攻安
戎城築一小壘左右之兵次蓬婆嶺輸劔南粟餉軍吐蕃悉銳來

救昱大敗小壘皆沒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選故敗貶死高要
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絕臨洮道白水軍
使高東于拒守虜引去昱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
蕃昱之敗以張宥代節度劔南以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宥文吏
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代宥節度
兼瓊謀誘吐蕃安戎城主爲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
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復攻維州
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
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
入長寧橋安仁軍渾崖烽騎將藏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
襲廓州敗一縣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
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
萬級明年破洪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誦死之又明年惟明
破虜獻俘京師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
又禽其相兀論樣郭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
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劔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
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
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
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
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彊部也是歲贊普乞梨
蘇籠臘贊死子罕悉籠臘贊嗣遣使者脩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
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
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
德初取嵩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

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蓋屋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鈇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澶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圍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劔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希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武拔鹽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酋尚結息贊摩尚息東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充任敷以兵略鳳翔蓋屋於是京師

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卽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變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終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吐蕃列傳卷之四十四

唐書二百一十六下

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掠宐祿郭子儀精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靈州兵破虜二萬上級五百首景仙與論泣陵偕來請境鳳林關而路悉等十五人又來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略邠州先是尚悉結自寶應後數入邊以功高請老而贊磨代之爲東面節度使專河隴邠寧馬璘朔方將白元光再破其衆獲馬羊數千劍南亦破虜萬人尚悉摩復來朝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敗民稼進寇涇邠渾瑊與戰不利副將死略數千戶瑊整卒夜襲其營涇原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皮將死軍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還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九年帝遣諫議大夫吳損脩好

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之人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隴州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氏蠻党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首領千人牛羊廩鎧甚衆獻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南詔與戰破之禽大籠官論器然又侵坊州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戰岷州吐蕃走寧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爲朔方畱後常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

宗卽位先內靖左鎮顧歲與虜確其亾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卽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卽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聲樂九日留以論欽明思等五十人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尚

悉結嗜殺人以劔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
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爲大相乃講好漢衡與其使區頰贊偕
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
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鎰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
牲鎰欲末其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
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壇外穴從
立壇下鎰與幕府齊映齊抗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澤魯皆朝
服結贊與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陀論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
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
同谷劔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
劔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
極賀蘭橐它嶺其間爲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

耕邊田旣盟請鎰詣壇西南隅浮屠幄爲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
乃還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
令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
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
李昌夔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頰贊等同盟京城
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
享詔左僕射李揆爲人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朱泚之亂吐蕃請
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頔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
廷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
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
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
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

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曇等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砦原亦令使論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似以銳兵三千夜入汧陽明日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自脫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卻之因襲破摧沙堡燒儲倉斬守者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三年命左庶子崔澣李錡踵使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天子不許卽以貴將論頰熟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爲情身人見天子諸將以燧人皆守壁不戰結贊遽還走馬多死士不能步有飢色澣始至鳴沙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

夏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來又侯碑什疆場不明故行境上涇州乘城自依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王盟帝復使澣服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旣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漢衡兵部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將馬有鄰建言土梨樹林叢巖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主客均以

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以游軍交邏相入，將盟。結贊伏精騎三萬于西，縱邏騎出入城軍。城將梁奉貞亦隸馬入虜軍營，陰執之而城不知也。客請城等具冠劍，皆就幄更衣，從容胖肆。虜忽三伐鼓，衆譟而興，城不知所出，走幄後得馬，不銜而馳十里，始得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乃脫裨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矢盡乃降。判官韓弇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與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列將扶餘，準馬寧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中人劉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漢衡與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係其髮驅之。夜則杙地繫而什蒙以芻，守者寢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禽城等，檮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

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渾城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城，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衡腕虜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馬寧、馬弇歸唐，而囚漢衡。叔矩、河州辛榮、廓州扶餘、準、鄯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虜戍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廬全，頽乳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衡等陷辱，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泌、弇、日華、榮、志、信、澄、良、賁、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決勝軍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衡，日華、延邕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結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石嶺，三分其兵，趨隴、汧、陽間，連營數十。

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落
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李晟嘗蹙大木塞安化隘處虜
過悉焚之詔神策將石季章壁武功良臣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
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
死者千數吐蕃又入豐義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
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
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
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
石投市井皆滿爲虛梁絕塹而升守將張明遠降于虜虜分捕山
間亾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
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据高虜所進
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卽虜境每藝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

是歲三州不宿麥虜數千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
兵不出於是虜安行邠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
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
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間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
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疾疫嘗以盛秋及是得唐俘
多厚給產質其祭故盛夏入邊尚悉董星論莽羅等又寇寧州張
獻甫拒斬裁百級轉剽鄜坊乃去五年韋臯以劔南兵戰臺登殺
虜將乞臧遮遮悉多楊朱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雋州地久之北
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
爲唐守八年寇靈州陷水口塞營田渠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
擊之虜引還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戰不利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積聚自虜得鹽州塞

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劔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詔朔方河中晉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爲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裁閱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與兼中丞杜彥光戍之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論莽熱沒籠乞悉莖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首領論乞髡湯沒藏悉諾磔十二年寇慶州及華池殺略吏人是歲尚結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隴州以備

虜虜使者農桑管來請脩好朝廷以其無信不受韋臯取新城虜治劔山馬嶺進寇臺登雋州刺史曹高仕擊卻之禽籠官斬級三百獲馬糧械數千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于烏蘭橋韋臯拔末恭顛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湮隍墮陴係居人掠党項諸部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至麟而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勲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韋臯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雋臯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

降因定昆明諸蠻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靈州時臯圍維州贊普使論莽熱沒籠乞悉葩兼松州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引兵十萬援維州臯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纔使千人嘗敵乞悉葩見兵寡悉衆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師明年吐蕃使者論頰熱復來右龍武大將軍辭伾往報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軍田景度庫部員外郎熊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歸金幣馬牛助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憲宗初遣使者脩好且還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勃藏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鶻泉萬騎至豐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亦曰鉢掣逋復至鄯州擅還其副李逢致命贊普復坐貶虜以

論思邪熱入謝且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宰相杜祐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于廷祐答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鈺丹王府長史吳暈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丐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髯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玘殿中侍御史段鈞弔祭之可黎可足立爲贊普重玘以扶餘準李驂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驂隴西人貞元初戰沒于虜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準爲灃王府司馬驂嘉王友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與靈州兵戰定遠城虜不勝斬首二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玘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緝破其衆三千詔留矩立藏等不遣劔南兵拔峨和栖雞城十四年乃歸矩立藏等吐蕃節度論二摩宰相尚塏藏中書令尚綺心兒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

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設弓揖讓，射沙奴卽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諄曰：「苟母徙它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韉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穆宗卽位，遣祕書少監田洎往告使者，亦來虜，引兵入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又犯青塞烽，進寇涇州，瀕水而營，懸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會盟，長武洎舍

糊應之。至是顯言洎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軍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平合八鎮兵援涇州，貶洎郴州司戶叅軍，以太府少卿邵同持節爲和好使，初夏州田縉哀沓党項怨之，導虜入鈔，郝玘與戰，多殺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者來南略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講備邊。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爲李文悅所逐，乃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涼，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臯、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

郭縱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
寇讐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
盟時吐蕃以壯騎屯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
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
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
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
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
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
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虜曰鐵刀城
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桂所定封石
皆什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右故地也
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
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栢坡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
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
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
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刺大幟爲三門相距皆
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
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
首佩金鏤劍鉢掣逋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
悉答熟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
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
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逋
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鉢掣逋不歃盟畢以浮屠重
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璿藏館

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墪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墪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白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濱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

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歲尚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相尚設墪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盃銀冶犀鹿貢犛牛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劔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氍馬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復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熟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

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將作監李璟弔祠無子以妃
絀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
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絀氏子邪哭而出用
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姓末名農力熱猶中
國號郎也譎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
至渭州與宰相尚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
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
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
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婢婢
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爲吐蕃貴相寬厚略通書記不喜
仕贊普彊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宰相
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鼙牛馬橐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
電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橐它亦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
婢聞之厚幣詒書約驩恐熱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
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厖結心莽羅
辭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
甚盛兵出關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辭呂以伏兵襲擊
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旣不得志尤猜忍殺戮部
將爰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
道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爰藏繚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
熱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鷓雞山再戰南谷皆大
敗兵挈仍歲不解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聞恐熱謀度河急擊
之爲恐熱所敗婢婢統銳兵扼橋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聞出雞
頂嶺關馮硤爲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尚鐸羅榻藏進戰降

牛硤婢婢將燭盧鞏力欲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罷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罷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略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援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玘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辦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蕪貸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饗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劔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

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諡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亾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顥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衆犯邠寧節度使辟弘宗卻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唃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唃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疆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虢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亾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終

馬川屯國傳
氏雷定用甫

唐書二百一十六下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馬川屯國傳
氏雷定用甫

唐書二百一十七上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
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
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雪凡十有五種皆散處
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
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
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
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稱回紇回
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
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為君長子曰
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時
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

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疆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麇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奚結爲雞鹿州思結爲蹕林州白靄爲賓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爲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坵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錄益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磧鵝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

之號帝更詔時健俟斤它部爲祁連州隸靈州都督白雪它部爲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與俱陸莫賀達千俱羅勃謀亂而歸車鼻可汗二人者皆車鼻堵故烏紇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給烏紇許白爲都督烏紇不疑卽往謝因斬以徇帝恐諸部攜解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賻祭備厚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俱羅勃旣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廷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廷又從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婆閏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霄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奐誣暴其罪流死瀼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奐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囉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啖曰葛薩曰斛嗚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

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
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
令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
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
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
金山南接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卽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
燉煌郡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
敦妹爲女妻承寀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卽封虜女爲毗
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
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彊陳兵引子儀拜狼纛而後
見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見恥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
遣俄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唯所命
帝因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寀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寀爲葉護
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
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
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旣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
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澧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
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廷節度使李嗣業
夾虜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
滄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
羅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
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卽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
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可計收仗械如丘嚴莊挾安慶

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群臣勞之長樂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首領於下宴且勞之人人賜錦繡繒器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臣雖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卽冊磨延啜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爲冊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并以副瑀尚書右僕射裴冕送諸境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尉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即上乎靈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爲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氎等乃使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總之又遣大首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昏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勢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始葉護太子前

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建立號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爲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爲可敦明年使大臣俱錄莫賀達干等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使人通謁於延英殿代宗卽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曰唐存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卽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卽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虛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邢洛衛懷收賊財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懷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鄭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爲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敕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進少華据榜

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驅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拏戰喋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崢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又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爲裳虐于賊矣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常侍琚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於是冊可汗曰頡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

汗可敦曰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以左散騎常侍王翊使卽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又以左殺爲雄朔王右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靜漠王十都督皆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糧使其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却且命酒與飲遣以纏頭綵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祿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酋長讐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

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陳，家屠戮。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達干頓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吾給也。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霧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合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子儀以名臣見，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賜繒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羸橐它給行，宰相餞中渭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

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狀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陁，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鬪，有不如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曰：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卽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

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
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
師至千人居貨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錄等還國
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
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
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
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卽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
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
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
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
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
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于往言

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
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
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
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於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
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
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
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
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
親帝蓄前恚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
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
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卽位必償怨乃謀先苦
邊然兵未出爲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翦

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爲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朕不可負少華等奈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北虜君長身赴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豺虎之場也爲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赴哉臣昔爲先帝行軍司馬方葉護來先帝祇使宴於府及議征討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反勞主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玉帛子女予回紇戰勝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爲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尉勉葉護乃牟羽諸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已爲是乎伸威爲是乎藉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閉壁五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毋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騎躬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爲有罪則今可汗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爲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齋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詔其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

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墜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艱虞時方藉其用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必荅揖與進帝御祕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至宴所賢妃降階俟回鶻公主拜賢妃荅拜又拜召已由西階升乃坐有賜則降拜非帝賜則避席拜妃公主皆荅拜訖歸凡再饗帝又盡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且將冊書拜可汗爲汨咄祿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智慧端正長壽孝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人號泮官特勒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拜愛登里邏汨沒密施俱錄毗伽忠貞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爲北廷大都護昕爲安西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涖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馱虜哀索至三葛祿白眼突厥素臣回鶻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干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於是都護楊襲古引兵奔西州回鶻以壯卒數萬召襲古將還取北廷爲吐蕃所擊大敗士死大半迦斯奔還襲古挈餘衆將入西州迦斯給曰第與我俱歸當使公還唐襲古至帳殺之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

故女號葉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國人共殺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還可汗等出勞皆俯伏言廢立狀惟大相生死之悉發郭鋒所賜器幣餉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仰食於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無所私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梅錄將軍來告且聽命詔鴻臚少卿庾鈺冊阿啜爲奉誠可汗俄以律支達干來告少寧國公主之喪主榮王女也始寧國下嫁又以勝之寧國後歸因留回鶻中爲可敦號少寧國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外其配英義生二子皆爲天親所殺是歲回紇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且獻俘明年使藥羅葛昃來朝昃本唐人呂氏爲可汗養子遂從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賜賚殊優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以使者來詔祕書監張薦持節冊拜愛滕里邏羽錄沒蜜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骨咄祿本跌跌氏少孤爲大首領所養辯敏材武當天親時數主兵諸酋尊畏至是以藥羅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所嗣爲滕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漣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無幾可汗亦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拜愛登里羅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閱三歲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鷓鴣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

增甲兵飾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惟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斤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飾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之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纍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婚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終

西川忠貞堂
氏圖印

唐書二百一十七上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西川忠貞堂
氏圖印

唐書二百一十七下

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冊所嗣為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眾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為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光祿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為昏禮使冊拜主為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告于廟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羣臣班辭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間道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

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設毳幔以居。公主請襲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卽次被可敦服，絳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後銳，復出拜。已乃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于廷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東向。羣臣以次謁，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宴，悲啼眷慕。可汗厚贈使者，是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使渠將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卽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薩特勒立，遣使者冊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又賜馬直絹五十萬。太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使者來告，明年遣左驍衛將軍唐弘實與嗣澤王溶持節冊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句錄毗伽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駮特勒爲可汗。方歲

饑，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卽位，以嗣澤王溶臨告，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駮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人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饑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噶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

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詔諸道兵合討噶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卽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特勒廐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噶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噶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噶沒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卽拜歸義軍使阿歷支寧邊郡公習勿啜昌化郡公烏羅思寧朔郡公並爲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愛邪勿寧塞郡公爲右領軍

大將軍加賜噶沒斯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屬冠帶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噶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嬰壁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噶沒斯等旣朝皆賜李氏名噶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愛邪勿曰弘順卽拜歸義軍副使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忠爲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沔仲武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軍以騎五百益弘順沔進次雲州思忠屯保大柵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

明年又爲弘順所破，沔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
苾等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
振武，雄馳入夜穴壘，出鏖兵，烏介驚引去。雄追北至殺胡山，烏介
被創走。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盡收輜帑及所賜
詔書，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弘順、清朝窮躡，弘順厚啗黑車
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旣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
皆饑寒，痕夷裁數千里，車子幸其殘，卽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
捻，特勒爲可汗。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思忠等以
國亡，皆願入朝。見聽，遂罷歸。義軍擢思忠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
王傳兩稟其奉賜第、永樂坊，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道
據滹沱河，叛劉沔坑殺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
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于道，產貨人之官，遏捻可汗哀殘部

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寢耗滅
所存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等，遏捻懼
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
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
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厖特勒是時特勒
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
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帝卽冊拜，噶祿登里邏
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
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
干米懷玉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
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
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

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據薛延陀姓一利啞

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西突厥處羅可汗之

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

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為野啞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

射匱可汗復彊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

骨白雪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

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

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

歸之者共推為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

喬師望僂路齋詔書鼓纛冊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已受

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

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眾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

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太過者以吾

鞭鞭之夷男以為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

保都尉捷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東室韋西金山

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

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間使者入朝帝恐後彊大為患欲產其

禍乃下詔拜其二小皆為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始

度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方帝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

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障空單思摩可

彭禹峯云薛延陀鐵勒中一部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延陀於諸部為最強上方國頡利冊

薛夷南為真珠毗伽可汗大度設將

三考騎逼長城李世勣敗之於白道州

房玄齡勸之和平

上以新興公主妻之

契苾何力以為不可

乃徵真珠可汗親

迎於靈州下詔免

婚諸道良諫意

房玄齡同上皆不

聽真珠卒上為之

發哀嫡子拔灼殺

庶長子曳菴自立

為多孫可汗引兵

河南上命執失思力

等大破之多孫為

所殺部下立真珠可汗

兄子咄摩支李世勣

招降之靈州軍山至

京師拜右衛大將軍

其部下十一姓皆遣使

貢上至靈州勅勅諸

侯并相繼降者數千

人侯斤者諸酋長

也咸云願得天至

為奴等可汗子孫

常為天至尊奴甲辰

上為詩序其事曰雪

取酬百王除虎振千

古遂勒石靈州尋常

賜宴于芳蘭殿設十

部樂而遣之置六

驛以供過使北若

平噫漢有孝武唐

有太宗豈止中夏

主哉惟有悔公主

未免失信我狄耳

也司馬先曰初勿許

可也

與奚習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營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經略之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旣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尚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勣兵至行盭屬天遽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鬪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迤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罅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輒踏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禴神致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敝云勣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賞功卹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疆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毋遽也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力孰與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彊朕策顧有二選士十萬擊之

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然則孰利
房玄齡曰今大亂餘氓夷破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不如和親帝
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亨羣臣侍陳寶器奏慶善
破陳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
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
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爲貨或
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有如見執尚可悔夷男
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獨留我磧北亦須有主
然舍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
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
止行畜口耗死僅半議者謂夷狄嘗爲中國私今禮不具而與昏
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旣許之信不可失帝
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疆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
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
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壻名重而援堅
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
擊延陀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
勣逐出塞俄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謂曰歸
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卽來夷男沮縮不敢謀以使
謝固請助軍帝嘉答高麗莫離支令靺鞨以厚利啗夷男欲與連
和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帝爲祭于行始延陀請以庶子曳
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
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拔灼分兵襲
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方是時王師猶在遼因

卽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掎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拔灼性卞克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衆五六萬奔西城立眞珠毗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號伊特勿失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尉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子尚臣畏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尒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吏內屬道宗等徑磧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

嶮彈州處安之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于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俗嗜獵射少耕獲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卽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其渠首至天寶間能自來朝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鶩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娑匄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爲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卽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內向以其地爲臯蘭都督府後分東西州太宗以阿貪支於汪屬尊遣譯者諷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讓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臯蘭州刺史汪雲麾將軍兼俟利發爲之副阿貪支死子回貴嗣回貴死子大壽嗣大壽死子釋之嗣釋之鷲勇不凡從哥舒翰拔石堡城遷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

郡公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已而惡韶罵曰若負舅肯忠於我折其脛囚死彌峩城釋之子城建中功臣也自有傳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侯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卽爲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塞匄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

阿跌亦曰訶啞或爲跌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雞田州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刺二熾俟或爲婆匄三踏實力永徽初高俤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卽用其酋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鬪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

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祿之處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寢盛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宗賜紫文袍金鈿帶魚袋不三歲爲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於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蜜勞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曰決波驄曰飛霞驄曰發電赤曰流金馱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白霄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

保與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賓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卽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旣來朝列其地州縣之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羸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穢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又有

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又有駿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雕以馬耕田馬色皆駁因以各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漣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斮髮樺皮帽構木類并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頗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劔海之瀕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

骨亦曰紇圻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
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
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趨仇男子有勇
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
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
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爲麪糜糝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
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爲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爲
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羴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驢
尾大而黑魚有茂者長七八尺莫浪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鴈鷺鳥
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
錫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
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
阿熱遂姓阿熱民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狍
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釵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氊喜佩刀礪賤
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毼錦罽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
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瓊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
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
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
無負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簫篋盤鈴戲
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昏嫁納
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務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
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
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盜以首
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

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鷓鴣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草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疆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卽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俟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卽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紇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祿以待黠戛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旣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伽頓頡斤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稱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爲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女爲可敦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拏鬪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卽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

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
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
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
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
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
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
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
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卽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
風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
臣集四夷朝事爲王會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會圖以示
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績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
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
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
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
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
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
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
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
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
傳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
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服而臣
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
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

刑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狂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慊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回鶻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終

西川中鳳圖
氏唐回鹘

唐書二百一十七下

沙陀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西川中鳳圖
氏唐回鹘

唐書二百一十八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缺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人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寢疆內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

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
瑤池都督府卽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
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
陸部以彌射爲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
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
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其下入
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
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
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
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
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漁擷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廷
者亦因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

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
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于河外舉步愁
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汗令若走蕭關自
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韃山
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略盡盡忠
死之執宜哀癡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諸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
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
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老
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
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
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
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

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是時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爲前鋒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鬪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鎮兵解進蔚州刺史王鐔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明年伐吳元濟又詔執宜隸李光顏破蔡人時曲拔凌雲柵元濟平授檢校刑部尚書猶隸光顏軍長慶初伐鎮州悉發沙陀與易定軍犄角破賊深州執宜人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大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陞北沙陀素爲九姓六州所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部人三千禦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嗣開成四年回鶻徑磧口抵榆林塞宰相掘羅勿以良馬二百遺赤心約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稹詔赤心率代北騎軍三千隸石雄爲前軍破石會關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軍次榆社與監軍使呂義忠禽楊弁潞州平遷朔州刺史仍爲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及回鶻殘衆寇河西太原王宰統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寇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右壯溷男女略與同而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繇此亦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勛亂詔義成康承訓爲行營招討使赤心以突騎三千從承訓兵絕渙水遇伏墮圍中幾沒赤心以騎五百掀出之勛欲速戰衆八萬短兵

接赤心勒勁騎突賊與官軍夾擊敗之其弟赤衷以千騎追之毫
東勛平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名國昌預鄭王屬籍賜親仁里
甲第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又寇天德乃徙
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
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
運雲州防禦使是時無年文楚股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王
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曹議曰世多難丈夫當投罅
立功段公乃儒者難共計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冠軍我若推
之無不應則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貴若何咸曰善乃夜謁國昌
子雲中守捉使克用曰歲艱稟食削吾等不忍餓死公家威德著
聞請誅虐帥安部內克用許之募得士萬人趨雲州次鬪雞臺城
中執文楚至殺之據州以聞其丐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

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
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
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
鐸襲振武盡取其貲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
之克用轉側蔚朔間哀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
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
節度畀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
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
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瘴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
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
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克
用舉宗奔達鞏鐸密畀酋長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桀大會馳射

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卽倡言今黃巢北寇爲中原
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韃
知不留乃止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
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
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
料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崞西士
囂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
徒父子林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戍北部不敢還今若召
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
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
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達韃萬人趨代州將南道太原節度使
鄭從讜塞石嶺關不得前克用僂道至太原營城下五日邀糧資

從讜不答乃大略還屯代州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蘇祐會赫連鐸
兵將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襲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與幽
州李可舉衆七萬攻蔚州譙柵相屬克用直擣營入蔚州燔府庫
棄而去屯鴈門國昌自達韃率兵歸代州擾汾并樓煩不釋鎧帝
詔克用還軍朔州於是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
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卽大閱鴈門得忻代蔚朔達韃衆三
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鄭從讜不肯假道克用軍傳太
原而營奉幣馬遺從讜身從數騎呼曰我且西願與公一言從讜
升俾慰勉歸貨幣饗餼克用乃自陰地趨晉會河中帝聞擢克用
鴈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明年宰相王鐸丞制授
克用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景思爲監軍使克用使弟克
修領毅騎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陽濟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

乾院與賊戰梁田坡敗之進壁渭橋遂收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爲代北軍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黃巢與秦宗權合寇河南四年克用率河東代北兵將自澤潞下天井關河陽諸葛爽堙井以拒克用乃繇河中濟趨許州合徐汴兵破尚讓于太康戰西華又破之賊走河南平追北曹州還過汴朱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舍上源館夜帳飲全忠自佐饗進貲寶握手諄勞是時全忠忌克用桀邁難制則連車外環陳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館下拒戰親將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徐告之尚被酒乃引弓射會烟囂四合大震電克用與薛志勤等間關升南譙門縋走營部下死者數百人所獲賊乘輿物盡亡之克用整衆歸太原益訓兵將報仇使弟克勤以萬騎屯河中乃請擊全忠使者八返內外震恐帝使內謁慰解尋進位檢校太傅隴西

郡王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境請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求救於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攻馬頭固新城鎮兵走處存復取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全忠連和觀軍容使田令孜惡克用與王重榮合建言不可處近輔請授王處存河中而徙重榮於易定則克用孤矣帝從之重榮以告克用怒曰我當從公提鼓出汜水關誅全忠迴殲穴鼠耳重榮計曰公兵朝出關則邠岐兵夕傳吾堞願先治邠岐克用乃表言玫昌符連全忠爲亂請以兵十五萬度河梟二豎然後平汴雪大恥願陛下戒嚴無爲賊所搖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詔玫亦引邠鳳兵營沙苑克用薄戰玫敗夜亡去克用還河中天子出趣鳳翔道傳兵且至卽趨寶鷄克用與重榮聯章請還宮願留兵衛京師卽還鎮帝懼走

大散關駐興元克用引歸嗣襄王煜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間道奉表興元始朝廷意攻結克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攻克用以千騎經略京畿三年國昌卒俄而昭宗卽位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初克用自攻赫連鐸於雲州拔東郭幽州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殺其將安全俊克用走鐸與匡威共建言山南亂克用實首之今乘其敗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請與河北三鎮共討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樞密使駱全諲爲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王鎔領河東東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並爲行營招討使鐸副匡威先薄戰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獻首闕下更詔揆爲昭義節度使克用將

李存孝邀揆長子殺之匡威鐸并吐蕃黠戛斯衆十萬攻遮虜軍殺其將劉胡子克用乃屯渾河川存孝與鐸戰樂安鐸敗走濬入陰地關壁汾隰薛鐵山李承嗣營洪洞迎戰存孝次趙城韓建夜出壯士三百乘其營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絳州未下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建與濬遁還明年克用奉表自陳乃復拜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郡王克用悉兵攻鐸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軍設伏河上鐸縱騎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爲刺史大同軍防禦使景福初鎮州王鎔攻堯山克用使李嗣勳擊之斬級三萬克用遂拔天長略常山度滹沱燔其郭徇地至趙取鼓藁二城赫連鐸衆八萬攻天城軍克用飛檄發軍太原匡威已壁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軍夜入雲州死戰走之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

縱之進下武州攻新州李匡籌引步騎七萬救之克用迎戰斬首萬級俘少將三百徇城下新州降取媯州匡籌棄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劉仁恭爲留後乃旋王行瑜韓建李茂貞連兵南關下殺李谿克用盡調北部兵度河拔絳州斬刺史王瑤次河中王珂謁于道同州王行約奔京師圍韓建于華州京師震動帝爲幸石門莎城遣內謁郝廷昱慰勞且言茂貞屯蓋屋行瑜屯興平克用乃進營渭橋帝以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詔克用擊邠鳳克用奉詔屯渭北遣史儼以驃騎三千護石門且令王珂輸河中粟備行在帝以赤詔嘉答進克用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討行瑜克用請帝還京師以二千騎衛乘輿時宮室煨殘駐尚書省百官喪馬克用進乘輿金具裝二駟又上百乘給從官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行瑜堅壁黎園茂貞自率

師三萬逼咸陽而屯克用請帝責茂貞罷兵因削官爵願與河中共討之帝詔第事行瑜貸茂貞俾結好朱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也善書帝所愛欲急平賊故予之茂貞以兵援龍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審夜引兵劫其餉援兵亡行瑜潰而走追殺萬計行瑜入邠州丐歸款克用使史儼入其城行瑜死慶州傳首京師帝悉論幕府官屬及諸子功封爵之克用賜號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克用屯雲陽遣李習吉入朝且請與王珂悉力討茂貞帝不許克用私於使者曰叛根不除憂未艾也天子發度支錢三十萬緡勞其軍時鄆州朱宣兄弟爲全忠所困使來告克用請道于魏救之兵解復鬪克用自將而往使李存信率兵三萬與史儼等次于莘爲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魏去始茂貞畏克用見討修貢獻如藩臣及克用還絕貢獻與韓建謀以兵入朝帝懼詔克用

進衛京師帝謀度河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軍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請幸華州克用謂王曰患本於不斷顧上自爲之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衆三萬來援戰洹水上汴人夜坎諸野闕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顛克用救之亦顛追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傳魏城克用并力羅弘信以捉生逆戰爲克用所敗追及鄆叩闔而還於是陝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戰再勝珙圍解帝使延王持節至太原謂克用曰不用卿計故逮此無可言者今我寄於華百司羣官無所託非卿尚誰與憂不則不復見宗廟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必以舞屬克用因陳國事涕數行下冀感動之時劉仁恭據幽州貳于克用數召兵不應克用以書讓之仁恭得書抵于地遂顯絕故克用內憂幽州以好辭謝王不復有西意俄自將屯蔚州會晨大霧冥仁恭來薄戰克用大敗走太原

大將多死全忠奪邢磁洛三州茂貞度克用沮撓無能出師乃與韓建謾好致書言帝暴露累年請共治宮室迎天子初長安自石門之奔宮殿焚圮及岐人再逆火間里皆盡宮城昏夜狐狸鳴啼無人跡帝幸華西溪望舊京必泫然流涕左右悽塞不得語王建方盜兩川茂貞欲披其鄙私之數南師不暇東而全忠繕治洛陽茂貞因約克用其其勞克用辭窮乃出貲爲助光化初帝還京師詔克用與全忠解仇宰相徐彥若崔胤皆勸之克用勢已折然尚以功高位全忠上恥先下之時王鎔方睦於汴乃遺書鎔使爲已倡全忠卽遣使奉書幣恭甚克用亦報之然汴日益張窮鬪不置王珙請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嗣昭張漢瑜援之汴兵走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州樂平進壁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騎三萬下太行略河內拔懷州進攻河陽汴人閻寶

救之嗣昭退保懷天復元年全忠取晉絳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
望汴人扼空道晉兵不得前遂虜珂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
有河中克用朝貢道亦梗全忠知克用迄不振乃大舉攻太原分
遣銳將氏叔琮等率魏博兗鄆邢洛義武晉絳兵環入之晉城邑
多下會大雨汴兵糧乏士瘡痍遂解克用雖內憤悒憚全忠疆難
與爭乃厚致幣馬謝復請修好全忠遂同華屯渭上帝如鳳翔李
茂貞韓全誨請召克用入衛克用間道遣使者奔問并詒書全忠
勸還汴全忠不答克用率兵趨平陽攻吉上堡破汴軍於晉州李
嗣昭周德威下慈隰進屯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
忠自屯晉州晉人聞全忠至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氏叔琮薄
壘疾鬪晉兵大敗仗械輜儲皆盡友寧長驅略汾慈隰州皆下遂
圍太原攻西門德威嗣昭循山挈餘衆得歸克用大恐身荷版築

率士拒守陰與嗣昭德威謀奔雲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國昌
妻劉語克用曰聞王欲委城入蕃審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爲此劉
曰彼牧羊奴安辦遠計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傲之且
王項居達鞞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禍不旋踵渠能及北虜哉克用
悟乃止居數日散士復集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
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汾三州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
京師乃去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地予劉仁恭李嗣
昭討之仁恭援敬暉嗣昭壁樂安欲戰仁恭取敬暉棄城去帝東
遷詔至太原克用泣謂其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
俄加號協盟同力功臣李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遣使者來約
義舉克用顧藩鎮皆附汴不可與共功惟契丹阿保機尚可用乃
卑辭召之保機身到雲中與克用會約爲兄弟留十日去遺馬于

匹牛羊萬計期冬大舉度河會昭宗弒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貞約克用大舉建將康晏步騎二萬與克用監軍張承業會鳳翔是時汴將王重師守長安劉知俊守同州與戰長安西建兵敗遂不振唐亡建與淮南楊渥請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建請悉蜀工制乘輿御物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孱褊亦不敢當但侈府第僭宮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爲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羞汴偷景待僵不亦鄙乎賴其子慄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

如齊桓晉文唐遽亡乎哉

彭馬年云契丹
與契丹皆胡種
丹為匈奴所破保
鮮卑山至元初自
號契丹奚蹋頓之
後魏時步庫生
奚至隋但曰奚
太宗討契丹時
哥奚即可度肉
屬賜姓李李丹
志密哥後和弟
榮之姊夫也一旦
攻隋管野殺都督
趙文龍又忠徐
無上可汗以契丹
為前鋒大破高
兵于黃崖谷則
天制天下死因家
如性擊之隋子
昌疏止之君忠
卒為榮代領其
衆制起彭澤
令狄仁傑為魏
刺史唐兵再敗于

沙陀列傳第一百四十二終

唐書二百一十八

唐書二百一十八

北狄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唐書二百一十九

唐書二百一十九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眾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羸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為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臘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鬪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馬車載尸入山置於樹顛子孫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則否亦無喪期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人寇邊後二年君長乃遣使者上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

未瑛在谷王老係
死。武攸宜退守
於漁陽。武懿宗
據相州。委棄軍
資。則天以二人領
兵。於營州懷我
擊。突厥。搆。罪
皆。可。誅。也。未。瑛
皆。榮。為。奴。可。殺
衆。降。突厥。李。楷
圖。路。務。整。契。丹
賊。將。屠。敗。兵
至。是。降。仁。傑。奏
用。契。丹。好。黨
志。平。天。功。也。
仁。傑。功。也。唐。宗
以。薛。訥。為。幽。州
鎮。守。使。昭。德。度
大。使。唐。宗。度
之。名。自。此。如。此
訥。德。幽。州。三。載
年。虜。不。敢。犯。之
宗。以。為。全。代。李
首。李。大。翻。遂。亂
宗。瑒。閉。門。于。幽。州
薛。訥。大。敗。于。檀

為。皆。性。烈。任。始
矣。別。後。置。營。於
于。板。城。以。為。多。障
之。地。老。田。其。間。性
宗。慶。禮。一。後。出。城
守。珪。景。首。首。于
天。津。其。孤。山。坑
首。眾。于。首。營。
性。此。多。事。孤。山
及。身。嗟。乎。夜。心
也。也。營。於。心
夷。其。去。也。桂。林
成。卒。滅。北。胡
之。人。也。引。

索邪師都唐編戶盜我州部突厥輒為助我將禽之誼不可易降者明年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夏帝伐高麗悉發酋長與奚首領從軍帝還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差賜繒綵以窟哥為左武衛將軍大酋辱紇主曲據又率眾歸即其部為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未幾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為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氏李以達稽部為峭落州紇便部為彈汗州獨活部為無逢州芬間部為羽陵州突便部為日連州芮奚部為徒河州墜斤部為萬丹州伏部為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即以辱紇王為之刺史窟哥死與奚連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等執松漠都督阿十固獻東都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為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為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而敖曹有孫曰萬榮為歸誠州刺史

於是營州都督趙文翽驕沓數侵侮其下盡忠等皆怨望萬榮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國險易挾亂不疑即共舉兵殺文翽盜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浹眾數萬妄言十萬攻崇州執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以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壽為之副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諸將戰西碭石黃麀谷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皆為虜禽進攻平州不克敗書聞后乃以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界主直悉發以擊虜萬榮銜枚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榮敗而走山俄而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

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聞盡忠死更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東硤石師敗孝傑死之萬榮席已勝遂屠幽州攸宜遣將討捕不能克乃命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內郡王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婁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兵凡二十萬擊賊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仗械如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卧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傳之東都餘衆潰攸宜凱而還后喜爲赦天下改元爲神功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久視元年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

務整討契丹破之此兩人皆虜善將嘗犯邊數窘官軍者也及是有功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攻衰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覈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後二年與奚長李大酺皆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其府置靜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所統八部皆擢其酋爲刺史詔將軍薛泰爲押蕃落使督軍鎮撫帝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妻失活明年失活死贈特進帝遣使弔祠以其弟中郎將娑固襲封及所領明年娑固與公主來朝宴賚有加有可突于者爲靜析軍副使悍勇得衆娑固欲去之未決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長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不勝娑固大酺皆死欽澹懼徙軍入榆關可突于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爲君遣使者謝罪有詔卽拜鬱于松漠郡王而

赦可突于、鬱于來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來朝，擢左羽林衛將軍。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攜公主來奔，封遼陽郡王，留宿衛。可突于奉盡忠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天子封禪，邵固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明年，拜左羽林衛大將軍，徙王廣化郡。以宗室出，女陳爲東華公主，妻邵固。詔官其部酋長百餘人。邵固以子入侍，可突于復來，不爲宰相。李元紘所禮，鞅鞅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持國下所附也，不假以禮，不來矣。」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爲王。脅奚衆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幽州長史知范陽節度事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大募壯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佑先副之。帥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擊契丹。

既又以忠王兼河東道諸軍元帥，王不行，以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禕持節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含章出塞捕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王以二蕃俘給告諸廟。明年，可突于盜邊，幽州長史薛楚王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率萬騎及奚擊之。戰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懼，持兩端衆走險。知義守忠敗，英傑克勤死之。殺唐兵萬人。帝擢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旣善將，可突于恐，陽請臣而稍趨西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內不平，守珪使客王悔陰邀之，以兵圍可突于。過折卽夜斬可突于，屈烈及支黨數十人自歸。守珪使過折統其部，函可突于等首傳東都。拜過折北平郡王，爲松漠都督。可突于殘黨擊殺過折屠其家，一子刺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有詔自今戰有功，必告廟。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

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洛爲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二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爲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

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寢彊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服役之因入寇幽薊劉仁恭窮師踰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帳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羣胡慟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欽德晚節政不競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其帥蹋頓蓋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霄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羶

廬環車爲營其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衛牙中餘部散山谷間無賦入以射獵爲貲稼多稼已穫窖山下斷木爲臼瓦鼎爲飢雜寒水而食喜戰鬥兵有五部部一俟斤王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陁山山直媯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武德中高開道借其兵再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太宗貞觀三年始來朝閱十七歲凡四朝貢帝伐高麗大酋蘇支從戰有功不數年其長可度者內附帝爲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李氏以阿會部爲弱水州處和部爲祁黎州與失部爲洛瓌州度稽部爲大魯州元俟折部爲渴野州各以酋領辱紇王爲刺史隸饒樂府復置東夷都護府於營州兼統松漠饒樂地置東夷校尉顯慶間可度者死奚遂叛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

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舍珠爲冷陁道行軍總管明年詔尚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都督討之奚懼乞降斬其王匹帝萬歲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延和元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帥兵十二萬爲三軍襲擊其部次冷陁前軍楷洛與奚酋李大酺戰不利佺懼斂軍詐大酺曰我奉詔來慰撫若等而楷洛違節度輒戰非天子意方戮以徇大酺曰誠慰撫我有所賜乎佺出軍中繒帛袍帶與之大酺謝請佺還師舉軍得脫爭先無部伍大酺兵躡之遂大敗殺傷數萬佺以悌皆爲虜禽送默啜害之朝廷方多故不暇討玄宗開元二年使與蘇悔落丐降封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都督詔宗室出女辛爲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身入朝成昏始復營州都督府遣右

領軍將軍李濟持節護送大酺後與契丹可突于鬪死弟魯茂領其部襲王詔兼係塞軍經略大使牙官塞默羯謀叛公主置酒誘殺之帝嘉其功賜主累萬會與其母相告訐得罪更以盛安公主女韋爲東光公主妻之後三年封魯蘇奉誠郡王右羽林衛將軍擢其首領無慮二百人皆位郎將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并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公主奔平盧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討破之衆稍自歸明年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爲歸義州因以王詩拜左羽林軍大將軍本州都督賜帛十萬置其部幽州之偏李詩死子延寵嗣與契丹又叛爲幽州張守珪所困延寵降復拜饒樂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楊爲宜芳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詔立它酋婆固爲昭信王饒樂都督以定其部安祿山節度范陽詭邊功數與慶鬪盛飾俘以獻誅其君李日越料所俘驍壯戍雲南終帝世凡八入朝獻至德大曆間十二貞元四年與室韋攻振武後七年幽州殘其衆六萬德宗時兩朝獻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以部酋索氏爲左威衛將軍檀薊州游奕兵馬使沒辱孤平州游奕兵馬使皆賜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大抵憲宗世四朝獻大和四年復盜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執大將二百餘人縛其帥茹羯來獻文宗賜冠帶授右驍衛將軍後五年大首領匿舍朗來朝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京師咸通九年其王突董蘇使大都督薩葛入朝是後契丹方彊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虜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諸引別部內附保媯州北山遂爲東西奚

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徬徭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攝莞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戶大數千戶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稅斂每弋獵卽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爲疆國剡木爲犁人挽以耕田穫甚穰其氣候多寒夏霧雨冬霜霰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領婚嫁則男先傭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產與婦共載鼓舞而還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構大棚死者寘尸其上喪期三年土少金鐵率資於高麗器有角弓楛矢人尤善射每溽夏西係貢勃次對二山山多草木鳥獸然苦飛蚤則巢居以避酋帥死以子弟繼無則推豪桀立之率乘牛車遽蔭爲室度木則束薪爲樑或以皮爲舟馬皆草韉繩羈勒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遽蔭覆徙則載而行其畜

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爲服若席其語言靺鞨也分部凡二十餘曰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疆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蒿部訥北部駱丹部悉處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遠六千里而羸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疆部也居啜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直北曰訥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池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徭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節度使

唐朝臣方郊勞天子使者驚而走軍室韋執詔使大殺掠而去明年使者來謝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怛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寔微無聞焉遺人迸入渤海唯黑水完彊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俗編髮綴野豕牙插雉尾爲冠飾自別於諸部性忍悍善

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盥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殺所乘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柘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車馬田耦以耕車則步推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武德五年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爲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衆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玄宗卽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幽州都督訖帝世朝獻者十五大曆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中再初

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說部。亦號屈說。稍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際於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時通中國，而郡利、屈說、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師者，附左方。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中六來，越喜七來。正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眾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遺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麟，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

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與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夷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卽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并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友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玄宗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諡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冊，襲王并所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

長史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
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
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
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
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
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
又以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僂
路自歸詔拜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
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并留使者
遣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書斥言陛下不
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門藝帝怒道邃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
斥門藝以報後十年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遣

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南會大
寒雪衰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
徂刺於道門藝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武藝死其國私
諡武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赦境內
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二百里忽汗河之東訖帝世朝獻者
二十九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欽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
二十五年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茂死
私諡文王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一歲猜虐國人殺之推宏臨
子華璵爲王復還上京改年中興死諡曰成王欽茂少子嵩鄰立
改年正歷有詔授右驍衛大將軍嗣王建中貞元間凡四來死諡
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諡定王弟言義立改年朱雀並襲王
加故事死諡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諡簡王從父仁

秀立改年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諡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爵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井府泉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獫狁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渌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

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元府領寧郿慕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渌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

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黑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絲、龍舟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鰈，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遠，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溥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纁乃能國，一爲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煨破，王官之戍，北不踰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人能之。

北狄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終

魏書卷一百一十九

唐書二百二十九

東夷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魏書卷一百二十

唐書二百二十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
 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去京師五千里而羸隨山屈繚為郭南涯浪水王築宮其左又有
 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
 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
 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
 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
 為壑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吐捺曰鬱折主圖簿者曰太
 使者曰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
 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為閉宮守勝者聽為之曰大使者
 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諸兄曰小使者曰過節曰先人曰古鄒大

加其州縣六十、大城置儻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間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有參佐分幹、有大模達、比衛將軍、末客比中郎將、分五部、曰內部、即漢桂婁部也、亦號黃部、曰北部、即絕奴部也、或號後部、曰東部、即順奴部也、或號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號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王服五采、以白羅製冠、革帶皆金釵、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鳥羽、金銀雜釵、衫、笄、褱、袴、大口、白韋帶、黃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幘、俗喜奕投壺、楚鞠、食用、籩、豆、簋、簠、疊、洗、居依山谷、以艸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窶民盛冬作長坑、煨火以取煖、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籍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爲奴婢、故道不掇遺、婚娶不用幣、有受者、恥之、服父母喪三年、兄弟踰月除、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

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嚴屋、號高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于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爲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于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爲、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于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齒、毀高麗所立、

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覺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颶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爲東郡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給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鬚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帝聞建武爲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戢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尉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汝君故爲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

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帝曰：「莫支離殺君，虐用其下，如獲罪，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遼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仗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卹也。」卽厚賜布粟，群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季泰、程名振爲總管，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吳黑闥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

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祇恐勞于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深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彊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器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恐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橐房結兩籠于鞍四月勸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士帳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勸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綠上勸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碎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蹶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詢帝度遼水徹杠徇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群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勸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紲罔不能拒以衝車撞俾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髮鎧又以玄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勸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燹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俾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春之藺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

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
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崖水
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
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
帝怒約以虜口畀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
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
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
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爲刺史莫離支以加
尸人七百戍葢牟勣俘之請自效帝曰而家加尸乃爲我戰將盡
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稟而縱之次安市于是高麗北部僭
薩高延壽南部僭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
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

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
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雄竝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
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
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饟道不旬月糧
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
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
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
進一舍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彊臣賊殺其玉來問罪
卽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
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
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
日日中納降虜于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卽戰

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
蹶勦以步槊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
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勦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
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
天延壽等度勢窮卽舉衆降入轅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
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二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
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
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
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
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
食且三日命飼之賜以屨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
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

敢鈔帝與勦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
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
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勦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
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
烏骨城偃薩已耄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群臣亦以
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綠迫其腹心計之善
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
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勦請破日
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闔攻東南虜增陴以守
勦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爲樓帝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
無黔烟今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
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枚裹土積之距闔成迫城不數丈果殺

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頽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縈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尚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絜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爲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

之原爲民列拜謹舞三日不息延壽旣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妹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于是下詔削棄朝貢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岍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郭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乘暝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

邑居去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飢臥死溝壑不勝敝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劔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巴蜀大騷邛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于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治大艋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郭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

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沮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旣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于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于沮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偁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

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渌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竝爲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膾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偁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偁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豐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

鬪很爲我鄉導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忠士九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薦飢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于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渌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啓兵譟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

外以獻誠爲司衛卿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于天摠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于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率衆反立藏外孫安舜爲王詔高侃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竝爲行軍總管討之遣司平太常伯楊昉綏納亡餘舜殺鉗牟岑走新羅侃徙都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于安市又敗之泉山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于發盧河再戰俘馘萬計于是平壤夷殘不能軍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掇甲勒兵守賊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靺鞨謀反未及發召還放邛州廝其人于河南隴右弱窳者留安東藏以永淳初死贈衛尉卿葬頡利墓左樹碑其阡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犇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長皆絕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初進左鷹揚衛大將軍更封忠誠國王使統安都舊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羸濱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官有內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內頭佐平主帑聚內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典衛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有六萬方統十郡大姓有八沙氏燕氏芴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苜氏其法及逆者誅籍其家殺人者輸奴婢三贖罪吏受賕及盜三倍償錮終身俗與高麗同

有三島生黃漆六月刺取瀋色若金王服大襲紫袍青錦袴素皮帶烏革履烏羅冠飾以金薦群臣絳衣飾冠以銀薦禁民衣絳紫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始遣使獻果下馬自是數朝貢高祖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後五年獻明光鎧且訟高麗梗貢道太宗貞觀初詔使者平其怨又與新羅世仇數相侵帝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暴朕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識朕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再遣使朝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段三千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爲舉哀玄武門贈光祿大夫賻賜甚厚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爲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明年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

齋詔書諭解聞帝新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隙爭侵校無寧歲新羅高城重鎮皆爲王并歸窮于朕丐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尚存亡國况朕萬方主可不卹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畀還王不如詔者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永徽六年新羅訴百濟高麗靺鞨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乃詔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弇泰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師乘潮帆以進趨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圍之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

王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立幟泰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孝演酋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九月定方以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左授隆司稼卿文度濟海卒以劉仁軌代之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及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龍朔元年仁軌發新羅兵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存城自稱領軍將軍福信稱霜岑將軍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孺皆殺之畀以國我與受死不若戰

仁軌遣使齎書答說道琛倨甚館使者于外媢報曰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當見徒遣之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請合新羅圖之福信俄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二年七月仁願等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真峴比明入之斬首八百級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願國謀殺豐豐率親信斬福信與高麗倭連和仁願已得齊兵士氣振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趨周留城豐衆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不知所所在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軍還留仁軌代守帝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還遺人麟德二年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仁軌爲盟辭曰往百濟先王罔顧逆順不敦鄰不睦親與高麗倭共

侵削新羅破邑屠城天子憐百姓無辜命行人修好先王負險恃
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夷但興亡繼絕王者通制故立前
太子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附杖新羅長爲與國結好除怨恭
天子命永爲藩服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仁願親臨厥盟有貳其
德興兵動衆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世世毋敢
犯乃作金書鐵契藏新羅廟中仁願等還隆畏衆攜散亦歸京師
儀鳳時進帶方郡王遣歸藩是時新羅疆隆不敢入舊國寄治高
麗死武后又以其孫敬襲王而其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
濟遂絕

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
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里所衛兵三千人
謂城爲侵牟羅邑在內曰喙評外曰邑勒有喙評六邑勒五十二

朝服尚白好祠山神八月望日大宴賚官吏射其建官以親屬爲
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兄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
王族爲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爲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雖娶
常爲妾媵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第二骨得
爲之事必與衆議號和白一人異則罷宰相家不絕祿奴僮三千
人甲兵牛馬猪稱之畜牧海中山須食乃射息穀米于人償不滿
庸爲奴婢王姓金貴人姓朴民無氏有名食用楛栝若銅瓦元日
相慶是日拜日月神男子褐袷婦長襦見人必跪則以手据地爲
恭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以珠絲飾之男子剪髮鬻冒以黑巾市
皆婦女貿販冬則作竈堂中夏以食置冰上畜無羊少驢羸多馬
馬雖高大不善行長人者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
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

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初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詔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持節答賚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丐還況于人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真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大臣乙祭柄國詔贈真平左光祿大夫賻物段二百九年遣使者冊善德襲父封國人號聖祖皇姑十七年爲高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亦會帝親伐高麗詔率兵以披虜勢善德使兵五萬人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二十一年善德死贈光祿大夫而妹真德襲王明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贊子春秋來朝拜文王左武衛將軍春秋特進因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內出珍服賜之又詣國學觀釋奠講論帝賜所製晉書辭歸敕三品以上郊

餞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爲頌以獻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詣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旛旣赫赫鉦鼓何鏗鏗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五年真德死帝爲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三百命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弔祭以春秋襲王明年百濟高麗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爲嶠夷道行軍總管遂平百濟龍朔元年死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

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于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貢篚相望仁問乃還辭王詔復法敏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開耀元年死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焉唐禮及它文辭武后賜吉凶禮并文詞五十篇死子理洪襲王死弟興光襲王玄宗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紉魚牙紉海豹皮又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違本俗別所親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聞賜興光瑞文錦五色羅紫繡紋袍金銀精器興光亦上異狗馬黃金美髯諸物初渤海靺鞨掠登州興光擊走之帝進興光寧海軍大使使攻靺鞨二十五年死

帝尤悼之贈太子太保命邢璣以鴻臚少卿弔祭子承慶襲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國高奕皆出其下于是厚遣使者金寶俄冊其妻朴爲妃承慶死詔使者臨弔以其弟憲英嗣王帝在蜀遣使泝江至成都朝正月大曆初憲英死子乾運立甫卅遣金隱居入朝待命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弔監察御史陸珽顧愔爲副冊受之并母金爲太妃會其宰相爭權相攻國大亂三歲乃定于是歲朝獻建中四年死無子國人共立宰相金良相嗣貞元元年遣戶部郎中蓋墳持節命之是年死立良相從父弟敬信襲王十四年死無子立嫡孫俊邕明年遣司封郎中韋丹持冊未至俊邕死丹還子重興立永貞元年詔兵部郎中元季方冊命後三年使者金力奇來謝且言往歲冊故王

俊邕爲王母申太妃妻淑妃而俊邕不幸冊今留省中臣請授以
歸又爲其宰相金彥昇金仲恭王之弟蘇金添明巧門戟詔皆可
凡再朝貢七年死彥昇立來告喪命職方員外郎崔廷弔且命新
王以妻貞爲妃長慶寶曆間再遣使者來朝留宿衛彥昇死子景
徽立太和五年以太子左諭德源寂冊弔如儀開成初遣子義琮
謝願留衛見聽明年遣之五年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
百五人皆還之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鬪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
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不及也年以兄呼保臯保臯
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臯歸新
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
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臯萬人守之自太和後海上無
鬻新羅人者保臯旣貴于其國年飢寒客漣水一日謂戍主馮元

規曰我欲東歸乞食于張保臯元規曰若與保臯所負何如奈何
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
臯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分兵五千人
與年持年泣曰非予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
遂召保臯爲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朝貢不復至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爲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
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
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
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王遷非
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訖平劇
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
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

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于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于已年，且寒飢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亢立，臨淮之命出于天子，權于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為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離邵公尚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基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祈奚，唐有汾陽，保臯孰謂夷無人哉。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為柵，落以艸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

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為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徙治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為主，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日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稚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褰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為衣，左右佩銀，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

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卽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瑙若五升器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蟇人偕朝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于首令人載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摠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卽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薦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

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爲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淳和次仁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粟似莠而小無蔬苾它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龍朔初有儋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杷土初附百濟麟德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後附新羅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姤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姤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云

